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

請減福藩庄田疏

奏為分封已有定則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神詳計以釋群疑以光令典事臣惟
福王之國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
明春舉行之
旨人情稍慰乃頃者復以
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撫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
又喧然驚疑曰

王之爲此請也果何爲哉夫使必待四萬頃之
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日而
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在病卧中
連日接諸臣揭帖皆責臣以力爭罪臣以不
言臣皆不敢置辯竊念臣爲此一事苦口苦
心以請于
皇上者不知其幾其辭已竭盡而不可復加即諸
臣千言萬語終不能出臣之所言乃謂臣片
語不發至以爲力能得之
皇上而不爲亦云枉矣雖然臣言之

皇上而不敢以告人人何由知且此乃國家第一
大事臣雖言之而不能動
皇上之聽則亦與不言同人之見罪夫復何辭臣
覸
福王疏中首以
祖制爲言夫所謂
祖制者
祖訓也
會典也
累朝之功令也令

親王四萬頃之庄田
祖訓有之乎
會典有之乎
累朝之功令有之乎臣不知
王之所引
祖制何所指也如以
景府爲辭則自
景府而前多少
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有出數千頃之外者惟
景府以

皇祖寵愛踰涯越分遂有此請
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議者尚追咎其事以
爲壞
祖制者乃
景府也
王奈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
分乃爲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
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爲請大邑
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
轍相仍難以枚數卽

景府嘗曰以請沙市事幾激楚人之變使其尚在四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于下

王自開朱邸以來長安中皆稱其安靜未有過衆乃當之國之初不引前代與

本朝之賢王為法而動以

景府為言臣竊謂此必非

王之意而諸爲

王[illegible]者其計左耳然此猶以理法言也即以事

勢論之凡廿年廢府之遺產已盡歸

潞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極力搜括只有此數若求之不已將恐有無藉蔪徒挾讐報怨以投獻爲名迎合

王意萬一墮其術中則刁風一倡轉相效尤而中州齊楚之間人人危懼凡少有地土者皆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地方之休

戚

王之所與共休戚也

國家之安危

王之所與共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
自富此所謂割肉充腹反裘負薪
王亦何利而為之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之子孫其麗不億中間雖貧富不同然未有
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
皇祚千秋萬年
王之子孫必無養贍不敷之理亦不待今日之
過計也以臣愚慮
王能毋執前意只受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

銀勿俟求多使四海之內一日而歡傳令德計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移文各省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
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議日滋而臣固何不敢盡聞之
皇上者矣此其于
王果利乎不利乎臣向于此事不欲露章茲者見

王疏中有
勑下閣部之語不勝愛
王忠
王之念不得不明言之庶
王見臣之言憣然改念毋因田土小事而惑之
國之期上以成
皇上之聖
皇貴妃之賢下以免戚畹之議而中以鞏
王萬年屏翰之基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幸焉如
臣言終不足聽必難挽回則言官之所以責

臣若有王家屏之故事敢不奉教臣不勝冒

死籲陳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八揭

臣待罪四十餘日朝夕顒祈只望閣臣速補乃微誠難達疏揭徒煩只此一極容易極不可已之事而臣且不能得之

皇上何望其他夫天下非小物也今日世界非太平無事之時也臣之膚髮不能支撑即三尺童子亦知之里巷庸下之人亦知之豈以

皇上之神聖而不知乎且無論重大事務即目前考選庶吉士亦至緊要昨吏部移文內閣謂大選在邇考期難緩臣念當此人情紛囂口

語易生之日必得公明正大爲世所信服之人來主其事庶免煩言而斷乎其非臣之所能任也臣是以不避煩瀆再懇

皇上速下廷推急行

點用以毋誤國事如或以臣狂愚有所觸忤亦望

聖明網正其罪或譴或褫臣不敢辭但勿併閣臣不補以困之斯大幸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九疏

臣為負罪日重萬分難留急懇

天恩速賜罷斥事臣杜門乞罷翹首企足以望

俞旨不啻以日為歲乃

皇上尚未肯為臣斷決臣覩連日章疏紛紛多及

于臣其用意之厚者則望臣以轉移

聖心其推求之深者則罪臣以熒惑

聖聽而又謂臣凡事順從不能爭執臣順從雖所

不敢乃爭執實是無能自咎自愧夫復何言

政本重地群情所屬此人不可當用別人一

人不可當用衆人豈可泛泛悠悠挨延歲月使天下事日壞一日不可復支乎如臣果有才力尚能展布何爲自已不做而留以讓人恐至愚者亦不如是也與

福府庄田事復奏

嚴旨切責戶部罪其瀆奏臣之瀆奏與戶部同而其備員容忽不能轉移罪更甚于戶部即此一事臣上不能順

聖主之心而下無以塞天下之望其爲當去更萬萬無疑若自去之外而復有干罪譴

者所云臣無計自解亦須領受然揆之私心終覦貪戀不去爲稍輕耳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
亟簡忠賢庶上下之間兩釋猜疑而臣亦得保餘生于田里銜結以答
天恩何幸如之臣不勝懇瀆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辨戴燝改調事情疏

奏爲學臣改調人言見及據實剖明事項以南
畿學差臺省諸臣爭言不了因波及新調貴
州提學參議戴燝而科臣周永春臺臣湯兆
京責臣爲之居間至欲請
旨詰責臣敢不明言其故戴燝臣閩人也然相去
甚遠臣爲翰林時燝爲行人素以文章相向
慕其所若作斐然成一家言臣自愧不如燝
後爲副使調用家居十三年今歲方出補官
臣向吏部尚書趙煥稱其文學行誼委實有

之若其既補四川又調貴州則非臣本意亦
未嘗爲之請也或者銓臣以其文學有餘宜
于督學又貴州僻地乃人所不欲往乎然實
臣一言誤之臣之罪不敢辭也臣猶記先臣
王錫爵曾上疏謂閣臣於他事不當與聞惟
進退人才事體相關不可不預臣待罪六七
年于各衙門事務毫無干涉即吏兵二部未
嘗以片言半語有所請求此長安耳目所共
知即該部官吏人等皆可問者至于銓臣推
舉大僚間以告臣臣亦有所見則據實以對

無則唯唯而已亦未嘗以片言半語與僉臣相左也臣之愚陋罪狀甚多獨此一事實無愧心今乃以燎故冒居間之名雖饒舌自取然豈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夫此猶臣一人之是非一事之得失不足言也乃臣所深慮者臣下意見不同分爭日甚此事未了彼事又來此爭未消彼爭又起同舟分爲敵國

朝端化爲訟場長此不已將使大臣危小臣懼而

朝廷之紀綱政事盡壞而不可支矣伏願

皇上于此等章疏量行檢發
勑下吏部都察院定其是非可否取自
聖裁而二三當事大臣一秉至公毅然主持毋徒
爲苟且自完之計世道庶幾其可挽乎乃綸
扉重地臣忝職無狀昭章如是非有名流碩
彥三四人鎮壓主張天下必無安靜之日群
臣必無和衷之期此尤根本切要所在萬不
可以爲可有可無而緩視之者更望
聖明允臣所請亟
賜施行臣不勝懇切惶悚之至恭

聖旨辦公清直亮秉政無私朕所鑒知爲國掄才出于公當豈有他故近日言官議論煩囂清濁不分一槩攻擊甚傷國體自今已後大小臣工務要各秉衷心無偏無黨以成蕩平之治其憸發章疏等事朕知道了卿宜仰體至意不必介懷安心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為再辱

温綸彌深悚懼懇

恩亟放併

允推補事臣以本職無狀屢求罷免乃

聖恩深重不行罪譴而重濱

綸音謂臣有巨細無不開陳執奏且

褒以忠藎

勉以入閣贊襄古之人臣善則稱君今我

皇上善則稱臣苟有血氣心知之倫能不愧心能

不載
德乃言者又謂此等
溫旨皆司禮與臣自相參定之[illegible]
御批是臣自行求去自行慰留以貪戀之心飾勇
退之說此其無廉無恥欺天罔人非但
聖主所不容卽司禮中官亦厭薄而竊笑之矣
中旨內批誠非美事然自臣未入閣時已有非始
自今日至于大臣求去
聖斷慰留此
皇上優禮眷注之盛心臣何與知今乃謂臣欲驅

之而故留之以軟調使剛心以甘舌藏毒手
信斷言也則是
皇上天語總爲僞爲欽欽
君恩反成悲意而臣一人之身方蒙黨護之譏復
排擊除之議首尾衡決前後背違毋論臣與
諸臣絕無纖芥即事
神明獨斷之君行陰陽反覆之計竊恐林甫杞檜
無此大膽
皇上六七年來
聖度如天雖言官時有戇直激切之譚未嘗以卑

詞片語輕加詬辱此是帝王第一盛節臣與
諸臣方頌德感恩將順之不暇今動輙謂臣
欲假
內批處分諸臣夫人臣既已寒忍謗謗攄忠悃以
上聞而後閔閔皇皇懼
厥譴之下及誰任股肱而使人如此臣之罪也然
當此極言無諱之朝而設爲意外不測之慮
竊恐能逢此下無此過計此皆臣偶有感觸
心跡難明故述之下
皇上以少解天下之疑乃臣所以必當去必不得

不去之故則不在此夫人臣受一官則必盡一官之職然後可以安于其位况于客勿重臣其關係為最大者乎使臣在此而真有積誠足以動

天奇謀足以濟事則雖一日而百掛彈章可以付之不問如但尸素浮沈碌碌無補如眼前景象則雖稱功頌德之言日至于耳亦終不能安何也人可欺而心不可欺也今中外之所喁喁而望者

福王之國也

瑞王婚禮也補閣臣也起廢臣也釋纍臣也臣
諄諄懇懇言之終不可得則人之歸怨于臣
臣何辭焉仰
皇上代臣任過而臣能恬然出入於黃扉之間以
任人之笑駡乎且
皇上每事輙稱
祖制臣亦以
祖制勸
皇上乃密勿政本只用一臣至于六七年則二百
餘年間絕無之事其敗壞

祖制覺過于臣而臣又才盡力竭狼狽不支一日

不龢則添一日之罪天下萬世增一日之惡

名泣生無以對士大夫死而無以瞑目于地

下每一念此肝腸俱裂

皇上苟恩臣恤臣超臣救臣無如爲臣先行此一

事使臣少得開目舒眉有顏人世而後盡削

臣官以謝天下臣雖生猶死言形銷骨化歟

然無恨矣又何區區是非毀譽之足言哉臣

爲此疏悲愁涕泣不能自勝語無倫次伏望

聖明鑒察施行臣曷勝戰慄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寫完同初五日

本總上

為王曰乾事情揭
該通政司官告臣有武弁王曰乾許奏孔學
等訕咒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臣一聞之驚駭欲絕不能言語隨密
訪其情由乃知曰乾與孔學等皆係京城棍
徒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進
本刑部以其禁地放炮欲擬死罪遂譸張至
此無所顧惜此事大類往年之妖書而妖書

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
被告者人皆見在法司一一鞫其情立見自伏
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
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
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又墮其計中也至其
疏中侵及
皇貴妃
福王尤可痛恨以
皇貴妃之賢明

福王之賢孝感戴
皇上厚恩惟恐不千歲而萬年中外臣民孰不知
之彼狂悖誣謬之譚不必介意臣與九卿諸
臣凡皆如此故敢上聞以寬
聖懐伏乞
聖慈炤察臣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再爲王日乾事情揭

昨爲奸徒妖言臣已具揭請

皇上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不知

聖明肯賜采納否要之事理實當如此夜來臣又

再思之此疏若下上必驚動

聖母下必惶怖

東宮而

皇貴妃與

福王皆不自安傳之天下書之史冊亦不爲美

萬一其中更有難處事體將如之何不如姑

聖裁其餘衷曲已具臣奏謝疏中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福王之國事情疏

奏爲恭謝

天恩再賜悉忱事該文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覽卿屢屢懇奏具見忠誠爲國清正無私凡事間陳朕所倚毗但近日議論煩多人情傾險卿欲堅意求去朕心何安且國家政務於未嘗不行只因憸邪群小不諳事體生事激瀆故此詳覽緩滞推補閣臣知道了且自福王之國

一事而言福王之國所請養贍田土并鹽糧等
項乃
祖宗所賜俱有成例非今昔創爲奉旨已久尚無
一備何以之國細味卿昨揭言當
皇祖時
皇考與景王名封比稱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與
福王名分不同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
有況
祖制親王之國衆行在春今年已踰則昨已諭卿
在於明春衆行必不可延何乃大小臣[illegible][illegible]詐

擇術紛紛瀆擾以滋煩聒聽又言及礦[illegible]若夫
礦機之事原為三殿聲舉所藏寶器乃一時權
宜之計非為福臣之私耳親王分封養贍田土
有常制耳此又無額外增加令該地方各官不
能仰承德意滿布務給閩務煩言凡撓大典甚
非同體辦為輔弼重臣宜即出安心贊襄俾成
化理不得過為矯忌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叩
頭謝
恩外竊念臣備員客地罪重愆深屢次乞歸屢蒙
慰留自意此番必無再出之理乃

聖恩柵發
聖諭周詳又値眼前有事不敢固辭連日因驚惶
恇忡精神憒亂俟三二日稍定尚當勉出俟
後再請伏讀
聖諭言及福王之國事明白曉暢洞然無疑傳之
中外孰不懽欣傾服仰
大聖人之明斷臣小人也過計私憂故前揭有景
王久不之國致
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之說
皇上爲臣剖析江以

諸皇孫爲言愈見思慮深遠臣復何辭惟是
皇考當時雖未正名分然講讀不輟情意常通今
東宮輟講業已八年其不奉
皇上之天顏者聞亦久矣而
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進謁皆人所知親疎
懸殊已生猜忖又以留滯遷延久不之國雖
名分久定萬無可疑然悠悠之口難以家喩
戶說小則巷議私譚大則妖言惡語蔓延無
已而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且有難處之事悔無及矣此

廷臣之所以苦口力爭不能自已者意其雖
皇上與
福王之有他端哉蓋臣為福王遠慮深圖豫消
釁隙之萌今
皇上天性之愛以貽國家萬世無疆之福耳今
聖諭已明人情自慰矣願
皇上急令該部擇定明春吉期昭示天下諸凡事
體俱作速備辦勿有稽遲則一了百了一明
萬明雖有奸偽讒間之徒亦無所容其喙而
上至宮闈下至薄海無不相安于無事之天

叅至于庄田一事

聖諭惓惓致不御體 臣與戶部傳諭該地方官極力清查但有廢府無礙田地當盡以予王如有隱匿欺詐將有作無他日

皇上查出 臣與戶部及該地方官當任其罪如撥措之外不能盡盈其數復欲侵削民田與受奸徒投獻之類則萬萬不可萬萬難行亦願

皇上與

福王體悉下情勿執前意乃地方之大幸也今外間議論方謂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緩之國

之期臣以死明王必無此心乃請之不已愈
起人言寧獨非
皇上所以愛王卽王亦非所以自愛矣其臣前揭
中礦稅之云實以此事初起時便有疑
皇上欲竭天下之膏脂以奉王而不慮其後者今
民力已盡三殿未興而宮中每歲所入之數
天下皆知
皇上將持此安歸乎此在
聖心必自明白臣何敢言因
聖諭及此故敢悉吐其愚無所忌諱伏乞

聖慈留神省覽但使

明旨速下人言自息亦不待臣之傳諭也臣言已

煩多不能他及其推補閣臣事尚容另揭再

請臣不勝悚息恐懼感戴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知卿入閣贊襄朕心嘉悅

卿言福王時節入宮尚不知朕已傳免久矣若

時入朝出入禁門隨從數多人所共見耳目難

掩其之國日期今春諸無以備且又踰期已有

明諭不必疑惑合用冠服儀仗等項并奏請錢

糧地土卿可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用

襄大典枚卜閣臣朕知道了卿宜仰體朕意不
必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爲

內批未出

聖意久占疑議不休心跡難明再求罷斥事項者

大臣求去

皇上間出宸斷

温旨慰留此必

皇上眞知其人之賢而欲用之豈臣與左右能與

其力乃議論紛紛率皆歸罪于臣頃臺臣何

言謂昔之權姧不過假

中旨以明示驅除而臣乃欲遂故智機關更巧臣
惟時即具一疏稍稍自明併求罷斥業已入
封而屬有異聞不勝惶怖遂不敢進昨奉
聖諭惓惓責臣入閣臣念國家有事
君父焦心臣子不宜堅卧亦欲暫時勉出以副
聖懷少間再請而科臣又復有疏以請
允許弘綱之去爲言乃又謂杜門求去不止弘綱
一人弘綱之彼留必有人欲困頓弘綱使狼
狽以去致刷
聖怒而後假口于本

命悚惶強起視事借去者之機關成留者之何爲
此其言未必專爲臣而發然臣亦求去之一
人也其能操縱伸縮乎
威福于掌中決去留于意外此在他人豈何此伎
倆有此力量必臣也而後能之臣七狀備具
與九列大臣歎然相得毫無間言且見朝端
老成人少列若空虛見在諸臣皆一時碩彥
爲國股肱惟恐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目前
方有疏劾解官勿過攻擊人方以黨護罪
臣何忍轉眼之間便有驅除之疑耶至于設

法用頓弘綱以自為計則是科臣極慮深思
方能到此臣之夢想亦未嘗及臣與弘綱原
昔何如泰山掃含之言心方愧之而敢以此
苦弘綱耶臣本欲罷之意言但見近來人情
猜忖多端即至明白易曉之事猶紛紜如此
皆臣德薄望輕所致豈可不自量度赧顏供
事故敢冐昧一言併前日未上疏一同封進
伏望
聖明並賜省覽速行罷斥仍
恕臣孤恩違命之罪臣幸大矣其

內批俾留諸臣是否

聖裁亦望

明示以解天下之疑毋使去者留者皆蒙其罪尤

臣之深望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

又回奏

聖諭福王事情疏

奏爲恭承

聖諭感悚交深敬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帖臣捧覽卿奏具見爲國忠誠

至意朕悉鑒知但卿所云福王時節入宮每月

兩次進内朝謁已失其真矣尚不知朕免其朝有

年至若昔例進謁本生母妃亦免久矣如王來

朝必由禁門進内隨從數多人之耳目豈能掩

乎朕與皇太子天倫至情何疎之有卿疑忖太過甚王之國自去歲府第皆完皇貴妃在朕前數數懇請著王之國以遵

祖制朕見合用諸物未備況時已臨期今已有明諭不必惑疑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併所請錢糧地土卿即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以襄大典毋致臨時遲悞枚卜閣臣朕知道了卿宜仰體朕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不勝惶懼不勝感激竊念臣以揭請福王之國

伏奏

諭旨炳如日星確如金石中外聞之歡聲動地臣
忝備股肱竟不仰體其回奏中所云福王時
節入宮每月兩次朝謁蓋得於傳聞而遂述
之以見疑議之所自起不意因此復煩
聖心再賜裁答臣自昧妄言無所逃罪統賴
聖慈曲垂原宥但臣之本心非謂
福王入宮朝謁為不可也
皇上福王之父
皇貴妃福王之母子見父母情理當然臣亦有
子數年不見臣與臣妻每常念之乃謂

福王不當入宮朝謁是臣無人心矣廷之之意蓋以
皇太子輟講多年屢請不報中外務望不知何故敢借此一伸其愚庶幾
皇上察臣之言仍
命皇太子出講以慰天下之望耳豈敢以
皇上爲賺
皇太子哉倉猝回奏詞語欠融臣之失也乃
皇上惓惓詔
福王免朝有年本生母妃亦已久免此任

皇上與
皇貴妃閫何深意在臣私衷竊以為不必如此
天性之愛豈容久闊且
福王之國不遠睽違在即即源源而見以遂慈
孝之情何何妨乎除之國事已屢奉
明旨更無疑惑其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容臣
即傳示各衙門速行處辦毋致稽遲各衙門
仰體
德意亦自當竭力應付不敢延遲惟是莊田一節
臣與廷臣委曲計議苟可奉行何敢執吝但

恐地方原無此項田土難于足數亦望
皇上曲加體恤不必取盈此臣欵欵之愚終有不
能自已者耳至于
皇貴妃賢明令德久已著聞其敦懇
皇上遣王之國以遵
祖制尤人情之所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大是美
事儻肯再諭福王于所請庄田毋太拘執則
河南山東兩省人民受賜無量而
皇貴妃與王之賢益并千古之僅見哉 臣本擬
二十一日遵

命入閣以科道官有言昨又上疏待罪故敢先此
陳謝併請征遐之誅統孚
聖慈俯賜裁察奉
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具見為國忠愼朕悉鑒知
昨聞卿入閣贊襄朕心甚悅何乃又有此奏近
日以來每見大僚諸臣相率求去在朝老成能
有幾何朕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裁斷且卿
累擬本章朕閲亦裁改卿于左右何與卿為輔
弼重臣豈辭勞怨過為疑畏遽萌求去卿宜遵
諭即出入閣輔理政治以副眷懷至意愼勿再

嚴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票擬許都御史求去本揭

蒙

發擬吏部尚書趙煥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二本內

傳出

溫旨慰留臣仰窺

皇上眷注大臣之盛心其趙煥本臣即擬上惟許弘綱出城已久其勢必難而入昨者言官論臣謂臣假借

中旨困苦弘綱臣昨有辨疏尚在

御前今若再擬

慰留又將生出許多議論但出自
聖意不敢固遊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要之還聽其去爲妥俟其去後再行
召用則
君恩臣義兩全而無失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謝

聖諭疏 同尚[illegible][illegible]臣

奏為三本

聖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悉為國忠誠殫心竭慮朕所深知昨已開入閣視事朕甚喜悅何得又有此奏朕見近來大僚諸臣不以國事為急紛紛奏辭朕念國之老成能有幾何相率求

去成何國體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且卿累
擬本章間有朕裁改卿于左右何與今國事多
煩正賴卿籌畫輔理豈可堅欲高蹈求去非體
國竭忠之意卿爲輔弼重臣豈辭勞怨不必介
懷宜即出入閣贊襄以慰佇望慎勿再陳其枚
卜閣臣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
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病困孤危萬不得已而求去數日
之間三勅中使存被
溫綸宛然家人父子之親臣何功何能可以消受

能不愧死
君命如此臣可奈何只得於一二日間黽勉暫出
以副
聖懷惟臣所泣血哀祈于
皇上者以推補閣臣爲最急閣臣不補臣終無赧
顏本職之理
皇上既知臣憐臣凡事皆爲臣周全爲臣昭雪有
如山之罪而不加誅無尺寸之勞而常加獎
自古帝王之所以優待其臣未有如
皇上者獨此一事困臣如是視臣之側侷號呼將

就死地如駑駘之垂斃于長途牛羊之牽入于屠肆而全不動念者臣誠不知其解也臣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千古奇窮生人未有恨不蚤入黃泉免此苦累昨御史昔定策調閣臣不補臣不當出即出亦不能久其言至當今臣固likely出矣伏望

皇上始終生成之恩速命推補毋復使臣出而不能久如御史之言臣幸大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　諭諸大臣揭

近來大寄煩多大僚人少逸不能自立許弘
綸既已出城日下且欲徑去孫瑋與達可明
日亦擬出城趙煥亦欲繼去如此則
廟堂空矣
朝端竟成景象臣之力既不能使言官之不言
又不能使大臣之不去計窮慮極惟有慨嘆
又不敢不以上
聞伏望
皇上即刻再

發一嚴諭使之不敢徑行或別有
聖裁庶
朝廷之體統尚存而人心少肅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罷閣臣第七十揭

該臣題本

聖諭下卜之入之本

廷謝曹掛入閣供事臣所迫急故望救不容已

行莫過於推補閣臣須者本不敢出而或有

告臣曰臥而請之

皇上以爲要不如出而請之

皇上必從今臣出而請矣

皇上聽臣之言臣不敢不忍死勉力以報

聖恩如臥而請不得出而請又不得則是

皇上諭臣之出非所以用臣乃所以困臣而臣之
爲計已盡前途已窮無所復之惟有請死于
皇上而已臣之出專爲此事伏乞
聖明俯垂照察即
賜施行臣不勝哀鳴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請 發各處按差併允添一樣求去揭
該真定山東遼東山西四處巡按報滿日久
都察院屢次題催曾經
發擬又復
留中 臣亦為催請未蒙
允發查得真定山東原差御史皆已四年而山東
目前又有清查福府莊田之事巡撫已准回
籍巡按又在告病皆杜門待去一事不理然
則此差之急不啻燃眉豈可視為泛常而姑
置之哉 臣又見日來章奏但有應發不發者

外間便生許多猜忖即此四差久寂生事之
徒便謂其人意不欲去且疑臣中有何知情不
欲其去又如吏部主事涂一榛被言告病該
部累疏爲請不知何故久停不發人亦謂臣
私于一榛而故留之此皆無蹤無影毫無干
涉之事乃盡歸罪于臣臣不敢與辯惟願
皇上速將此四處按差發下以爲地方計其吏部
爲涂一榛請告本併乞
檢發庶朝端了此一事亦未必無小補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卷終